

外国惊险悬念小说精品



# 印加古城的枪声

刘海栖 / 主编 [爱尔兰] 卡洛琳·斯威福特 / 著 吴福源 / 译



明天出版社

源

流

源

丛

书

漂流瓶丛书·外国惊险悬念小说精品



# 印加古城的枪声

◎ 刘海栖 主编

◎ [爱尔兰] 卡洛琳·斯威福特 著

◎ 吴福源 译



明天出版社

丛书名 漂流瓶丛书·外国惊险悬念小说精品

书 名 印加古城的枪声

著 者 [爱尔兰]卡洛琳·斯威福特

译 者 吴福源

出版者 明天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电 话 (0531)2060055—4710

总发行 明天出版社

印刷者 山东新华印刷厂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56 号 邮编 250001

版 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 × 1092mm32 开

印 张 4.625

千 字 65

ISBN 7-5332-3411-1/I·862

定 价 6.40 元

**The Mystery of the Mountain** by Carolyn Swift

Copyright © 1991 by Carolyn Swift

First published by Kildanore, Dublin 1991 and by The O'Brien Press, Dublin 1995 and 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their agreement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加古城的枪声/(爱尔兰)斯威福特(Swift, C.)著;  
吴福源译.—济南:明天出版社,2001.2

(漂流瓶丛书·外国惊险悬念小说精品/刘海栖主编)

ISBN 7-5332-3411-1

I. 印... II. ①斯...②吴... III. 儿童文学-中  
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I56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5327 号

## 目 录

- 第一章 旅途 (1)
- 第二章 空谷疑声 (18)
- 第三章 登攀 (34)
- 第四章 洞中疑案 (51)
- 第五章 蛇 (64)
- 第六章 叶子 (76)
- 第七章 不速之客 (90)
- 第八章 真相 (105)
- 第九章 急中生智 (117)
- 第十章 新的发现 (131)

外

国

惊

险

悬

念

小

说

精

品

## 第一章 旅途

凯文还从来没有乘坐过这样奇怪的火车。首先是车厢短小,只有两排座椅,两头各一排。凯文的母亲和姐姐诺娜不得不在这窄小、拥挤的车厢另一头面向凯文坐着。而当火车离开库斯科(秘鲁城市)的圣佩德罗车站,刚往山区上行了一小段,就猛地一顿,停了下来。

一位胖女人,拿着一个购物袋放在膝盖上,她就坐在凯文的旁边,对于列车的停顿似乎习以为常。而凯文却断定列车肯定出故障了。他想,如此超载、拥挤,不坏才怪呢。座椅上硬是多挤进三人,更多的人则站立着。正当凯文确信这列身单力薄的小火车绝对地放弃了要拖带这许多人上山的希望之时,火车颤抖着,重新启动了起来。警觉的凯

外

国

情

趣

爆

笑

小

说

精

品

文掉头向他身后的车窗外望去，心想，这肯定是在下行往库斯科退回。可是，不，列车还是努力向山区上行进。

凯文注视着窗外，圣佩德罗教堂的双层塔楼在逐渐变小。列车再一次震动，又停了下来。凯文向诺娜和母亲那里望去，正要和他们说些什么，列车却又猛烈向前冲动，行驶了起来，将凯文摔回座椅。伸着脖子向下面的城镇望去，凯文意识到库斯科正渐渐隐入迷茫的晨雾中。列车就这样发疟疾似的弯曲盘旋向山上驶去，就像邓莱里（爱尔兰城市）港湾里顶风作Z字形航行的帆艇那样。此时，这座城市已像焦距之外的图片，模糊了起来。透过迷蒙，凯文只能勉强识别出拉柯姆帕尼亚教堂的巴洛克风格的穹顶。他的母亲前一天领着他和诺娜参观过里面的圣坛和廊柱，金碧辉煌，令人赞叹。

库斯科城就这样在列车的开开停停之中消失于视野。此刻是在山背上绕行了，凯文能透过车窗向车尾望去看出来。

列车绕行其上的这座山很高很陡，你无法透过车窗看到山顶。凯文此时倒希望列车能停顿一下，然而它却在持续行进。窗外的一块块澄黄让

他联想到都柏林(爱尔兰城市)山区那些荆豆覆盖的田野,不过仔细观察之后,才认出那些黄色块不是荆豆,而是苏格兰金雀花。

这座山和他以前所见到过的任何一座都不同。它比爱尔兰的任何一座山都要更高峻陡峭,生长有有穗仙人掌和丰茂的绿色植被,红色和紫色的岩石在其间裸露着。去年的暑假他们在约旦度过,凯文思忖,这座山也不同于约旦佩特拉周围的谢拉山脉。谢拉山脉虽然也长有许多仙人掌类植物,然而,除此而外却是光秃和干燥,因而你总能找到落足点随处走动,只要你注意避开棘刺就很稳妥。而这里的山坡植被既厚又密,要想穿行其间几乎难以做到,除非有小径存在。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要过上三个月,他们能找到什么乐趣儿才能打发时光?

山顶高踞库斯科城之上一千英尺,火车到达之时,他能看到道路在下方向前后两个方向伸展,还能看到一个古老拱型水道的遗迹,前人肯定曾经用来向库斯科输水。

火车接着穿越高原。景象令人失望地平凡,无非是小麦、大麦和土豆田。

凯文开始反思来秘鲁的前后经过,他兴许会



后悔自己同意来这儿度过夏日的时光。他和诺娜去年在约旦的佩特拉过得十分愉快，交了不少朋友，玩得自由自在。正因为这样，当他的母亲告诉他要来秘鲁的计划时，凯文才没有提出过多的反对意见。

“你和阿曼达·哈士顿到后来相处得很好，是这样吗？”母亲问凯文。凯文当初曾经强烈抵制过去约旦，他的母亲对此记忆犹新，故而只能转弯抹角地往正题上靠。

“一旦她放下那美国佬盛气凌人的架子，”凯文承认，“她还不错。但你问这干吗？”

“因为她的父亲哈士顿先生这个夏天要率领一支国际考古队去秘鲁，”母亲告诉凯文，“阿曼达的父亲让我也前往参加。”

“我想，如果诺娜和我拖你后腿，这个暑假不让你去秘鲁，你将会失去这种一生中只有一遇的机会，是吗？”凯文接过话茬，他以为母亲要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那倒不是，我不强求你一定要随我去，”他的母亲话锋锐利，“秘鲁是一个比约旦还要遥远的国度，并且近年来变成了一个不太平的危险地方。那里有一个叫做圣代洛·罗米诺沙的游击队组

织。”

“什么组织？”凯文插问。

母亲告诉他：“他们称自己为圣代洛·罗米诺沙。这是西班牙语，意为‘光辉道路’。所以，如果你要跟我去秘鲁，你就不能全任由你的性子来，像你在佩特罗那样可不成。你必须安稳地待在住地附近。这就是我为什么问你是否能与阿曼达友好相处的原因，显然，你们要在一起待相当长的时间。”

“我倒更乐意和乔伊和杰里去特拉伯尔刚，可以吗？”凯文满怀希望地提出反建议。

“哎，凯文，”母亲叹息道，“你知道，那不成。我不可能要求乔伊和杰里的母亲也为你承担责任。再说，他们只在特拉伯尔刚待上十四天。而我找的地方要能接纳你们三个月。我想过送你和诺娜去一所暑期学校。”

“我可不愿在学校里过暑假。”凯文急忙插嘴说。

“我要送你们去的不是一所普通学校，”凯文的母亲耐心地解释说，“那里会有多项体育活动，也许还有美术和音乐教程。”

“你是只要能摆脱我们，并不真心关心我们做什么。”凯文愤慨地说。

“我不是不愿意带你们一道去，你知道不是这样的，”他的母亲答道，“我只是担心，假如你们也和我同去秘鲁，你们会整天无事可干。”

“那去年，我们不也玩得很开心吗？”凯文反驳说。凯文记得很清楚，他们是如何骑马进入沙漠，如何又在阿奎阿巴经历潜泳。

“这次在秘鲁，情况会很不相同，”母亲告诉他，“不会像在佩特拉，到处有岩洞可让探索。再说，离海边有数英里。而考古发掘地点是在半山腰！”

“你问过诺娜了吗？”凯文问道。

凯文甚至愿意打个赌，母亲肯定先问过诺娜。妇女们总是团结一块的。他应当有个爸爸，好站在一旁支持自己。这真是不公平，父亲去世了。

“诺娜是想去的，”母亲回答说，“可她不像你那么热衷于体育运动啊。”

“可运动只会对她有好处，”凯文真的生气了，“她在发胖了！”

“凯文！”母亲也急了起来，“再不要那样说诺娜。身体发胖只是她发育必经的一个阶段。她对此已是很敏感。我对她说了，我不能只带着她一个人。要么你们俩都随我去，要么你们谁都别

去。”

“这不公平！”凯文嚷起来，“我从未有过真的选择！”

可是，当他冷静下来一想，反而又真的是很期待、盼望这次到秘鲁的旅行了。

他们的行程开始于到秘鲁首都利马的长时间飞行。利马那儿，怎么瞧着都像就要下雨的样子，然而又总是不下。人行道满是裂隙，行走时必须小心以免绊脚折断腿。还未等到完全从时差中恢复过来，他们又必须登上了另一架飞往库斯科的飞机。

在库斯科，他们停留了两个晚上，以适应高原反应，凯文的母亲是这样说的。凯文只知道他自我感觉很不正常。不仅是胃部不适，还时不时地会感觉到他脚下的地面似乎突然间倾斜或翘起，房间的墙面也好像在旋转。

“这是因为我们已在海拔很高的库斯科了，”他的母亲这样解释道，“要知道我们已在海平面以上一万一千英尺。我也感觉晕乎乎的。旅游手册上讲我们必须放松身心，过上一两天来适应。”

“我呼吸都不自在了。”诺娜抱怨说。她本来白皙的皮肤现在如同白纸，而且当他们登楼去客



房时,气更喘了。

“这是高原反应的另一种症状,”她的母亲说,“你得上床躺会儿。另外,用餐时我们只能吃很少一点。一碗汤或者来点什么清淡的,如炒鸡蛋就足够了。”

但凯文此时并不乐意躺下休息。在利马时,他就什么也没有好好看一看。如果现在又按母亲所说的去做,那就连库斯科也捞不着去瞧一瞧了。他可不愿仅因为有点头晕就在客房里老老实实待上半天。诺娜如果愿意躺一躺,那是她自个儿的事。而他,凯文,却是要溜出去逛上一逛的。他等到母亲离开他的房间,将房间的大钥匙往自己牛仔裤口袋里一塞,把房门一关,走向楼梯。

一阵晕眩向他袭来,令他步履蹒跚,几乎跌倒在楼梯上。他又晃了一下,一只手伸向栏杆,却未够得上。要不是一个男子扶抱住他,凯文肯定会摔倒。

“你去哪儿?”那男子问他。

凯文费力地瞧着这位男子,“就想出去,”他咕哝着,感觉恢复过来才定下神,“在周围走走。”

那位男子摇了摇头,说:“这样跌跌冲冲地就要出去可不行。你现在病了。一两天内你会感觉

好一些的。只有喝可卡茶，也许一两个小时内就可见效。”

“你是说我只要喝茶！”凯文要问个明白，心里想着，如果晕眩能这样容易地克服，自己自然会有一张可以取笑母亲过分谨慎的牌。

“特别的茶。”那位男子告诉他。

“在哪儿我可以买到？”凯文焦急地问。

“跟我走。”那位男子说，一边领着凯文穿过大厅，进入一个房间。房间的一端是吧台，有两个男人伏在上面喝啤酒。房间的另一端则是一些小桌子。那位男子把凯文带向一张桌子。

“你有钱吗？”他问。

凯文虽然头晕，但还不至于忘掉那些关于在陌生城市会遇上小偷或骗子的警告。这位男子皮肤黝黑，有着一双棕色的大眼睛，头发既黑又直。他看上去很友好，但也要小心才是。“不太多。”凯文回答说，这倒是实话，因为他的母亲只给诺娜和他自己一点零花钱，那还是母亲在机场时开旅行支票兑现的。

“不需要多少钱。”这男子笑着说。

他于是招呼服务员。凯文还从未听到过他们谈话时所用的语言。当然，凯文不会西班牙语，能

听懂西班牙语仅仅是有限的几个词，这些也只是从电视节目中学来的。但自从抵达秘鲁以来，西班牙语听得多了，虽不能懂其意思，对西班牙语的腔调还是有感觉的。凯文因而相当肯定那位男子和服务员之间并没有用西班牙语交谈。

几分钟后，服务员端来一只杯子和一个碟子放在了桌子上。这是一种看上去极淡的茶。凯文以前从未看到过。桌上没有牛奶或者糖，所以凯文猜想，也就是这样了。

凯文谨慎地啜了那么一小口。味道有点特别，但并不难喝。他又接着喝了一口。那男人在注视他，微笑着。

“你全喝下，”这男子告诉他，“然后你付钱给服务员。现在我走了。”

“谢谢你。”凯文说。

当这饮料凉点时，凯文连喝了两大口。效果真是神奇，头晕的感觉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径直走向吧台，小拳头捏满皱巴巴的小额纸钞。服务员从他手里拿走一张，并问凯文：“现在好多了，是吗？”

凯文咧开嘴巴笑了，并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如果症状重又出现，你就在咖啡店点要可卡

茶，”服务员又告诉他，“在库斯科的随便哪儿都可喝到。”

凯文此时真是惬意，马上走了出去，他要考察一下这座城市。他穿过众多的小摊点。这些小摊点上堆满了新奇的、色彩艳丽的水果和蔬菜。他又来到一个广场。这儿有叫卖冰淇淋的，还有不少男孩子在为过往客人擦皮鞋。他又迈步走向街道。主街道两侧又有许多小巷子。凯文瞧着这些沿街伸进去的狭窄弄堂，感觉更像是可以拾级而上的胡同。一些路段上方有衣服晾晒在横拉起的绳子上。到处是熙攘的人群：欧美来的游客和穿着宽松纺织外套或套头披风的当地乡民。还有衣着轻便考究、讲西班牙语的人，凯文心想这些人肯定是秘鲁商人。每个人不是在买什么就是在卖些什么；不是在观赏着巨石砌成的华丽城墙就是触摸摊位上的那些羊毛披风和毛毯。凯文则凝视商店橱窗里陈列着的磨光镜、烛台、衣物架、皮拖鞋、毛坎肩和腰带。

不知不觉已过去一个多小时，凯文想到母亲或许已经开始担心，于是择路返回到旅馆。正当他将钥匙插入锁孔之时，他房间对面的门打开了，母亲探出了头。



“你打算去哪儿？”她问。

凯文咧嘴笑了起来，母亲并不知道他出去过。

“我现在不打算去任何地方，”他告诉她，“我刚刚回来。我出去转了一圈。”

“凯文！”她喊了起来，“我对你讲过多少次不要擅自外出！这样的话，任何意外都有可能发生。”

“我并未见到任何圣代洛·罗米诺沙分子，”凯文笑道，“只有旅游者和卖东西的人。”

“你可能突然发晕，跌倒在车轮底下。”她争辩着说，然而凯文还只是在笑。

“我已没有高原反应了，”他告诉她，“我饮用了可卡茶，可卡茶治愈了头晕。”

凯文的母亲惊讶了，“诺娜的症状依然很严重，而我刚才就又晕了一次，”她说，“也许我们也应该喝一些。”

凯文于是奉命去为他们点要可卡茶。当他的母亲和诺娜各自喝下一大杯之后，他们发觉凯文没说错，这茶还真真有效，不觉十分高兴。直到服务员上来收拾杯盘，他们才问起这茶究竟是由什么所泡制。

“是从可卡植物的茎叶提取制成，”服务员解